

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邢贲思 主 编

社会主义 与民主

张式谷 张凤羽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邢 贲 思 主 编

社会主义与民主

张 式 谷 著
张 凤 羽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100号

责任编辑：龙润霞

封面设计：翟永莲

版式设计：张秀翹

责任校对：王文霞

社会主义与民主

张式谷 著
张凤羽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8印张 179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035-0460-9/D·242

定价：3.80元

目 录

一、 导论：为什么要研究社会主义与民主问题	(1)
1. 一个历久而弥新的热门话题	(1)
2.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势力在民主问题上对 社会主义的挑战	(6)
3. 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与 民主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10)
4.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中的 一项重要任务	(16)
5. 加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理 论建设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20)
二、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赋予民主以真正的生命	(25)
1. 实现真正的“人民主权”是社会主义运动追求 的重要目标之一	(25)
2. 社会主义民主是高于和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 新型政治制度	(36)
三、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创建	(54)
1. 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初尝试	(54)
2. 俄国苏维埃政权——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第 二步	(62)
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扩展	(71)
四、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81)
1. 近代以来我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	(81)

2. 人民民主专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99)
五、历史的经验教训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发展	(118)
1.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118)
2. 社会主义愈发展, 民主也愈发展.....	(133)
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仍然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	(143)
1.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历史任务.....	(143)
2. 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基本途径的思考.....	(152)
3. 保持高度警觉, 抵制民主社会主义的侵蚀.....	(162)
余论: 民主的历史回顾与理论考察	(172)
(一) 从远古的原始民主到近世的资产阶级民主.....	(172)
(二)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阐明民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214)

一、导论：为什么要研究 社会主义与民主问题*

1. 一个历久而弥新的热门话题

何谓民主？它的本质含义是什么？这是我们在研究有关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一系列问题时，首先要回答的最基本的问题。

民主，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概念。它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奴隶制社会，本意是“人民的政权”或“多数人的统治”。就是说，民主指的是由人民直接或通过选出的代表治理国家。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最早用文字写下了“民主”这一概念，他对民主的理解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是的裁决“取决于民众”^①。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把民主界定为“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②。近代西方启蒙学者狄德罗认为：“民主是全体人民拥有主权的一种简单政体，主权在于人民之手的任何共和国，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人民，在某些情形下是主权者，在其他情形下却是庶民。”^③《牛津大辞典》对民主

* 本题由中央党校博士生秦刚执笔。

① 希罗多德：《历史》，第398页。

② 参见科恩著：《论民主》，第6页。

③ 《民主的意义》，纽约，1941年，第358—359页。

的解释是：民主是为人民所治，在该政体中，主权在于全体人民，或由他们自己直接行使，或由他们选出的代表行使。除此之外，常为人们引用的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也表达了民主概念的同样含义。

上述有关民主的解释，都表达了民主即“人民的政权”、“多数人的统治”这样的看法。把民主的含义解释为“人民的政权”、“多数人的统治”，基本上是合理的、正确的。因为把“民主”称之为“政权”和“统治”，就是把“民主”界定为一种国家类型，意味着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一种国家政权形式。与此同时，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政权和“多数人”的统治，也区别于一人专政和少数人专政，反映了民主制度国家的基本特点。然而，当我们严格而又科学地对这种提法加以剖析，其不足之处也就显露出来了。人民是哪些人？人民在什么条件下才会拥有权力？什么是大多数？由谁组成大多数进行统治？诸如此类的疑惑从民主含义的这种一般表述上难以得到答案。看来，民主即“人民的政权”、“大多数人的统治”这一提法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给民主这个概念以科学的界定，赋予它明确的含义。

马克思说：“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君主制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并且不是好的一种。”^①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②马克思主义把民主规定为一种国家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

度，拓展了以往关于民主含义的一般说法，深刻地揭示了民主的本质内容。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受一定的经济关系制约的。“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①这清楚地说明，民主的作用首先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财产所有权和经济利益，是一定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古代民主还是近现代民主，也不论民主采取什么形式，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反映，都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共有共享的民主。因此，任何民主都不可能是“超阶级的”，纯粹的一般的民主，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一点，列宁曾经说过：“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②不论何时何地，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总是决定着其民主的实质，成为此种民主的主宰；而一定的阶级的民主总是与一定阶级的专政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民主的扩展超越了阶级的限度，危及到了阶级的统治地位，专政就要发挥其维护阶级民主的作用。

民主属于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不同内容的民主。任何民主形式的出现，不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思想感情，也不是一定的社会阶级随心所欲的选择。民主作为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39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9页。

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其演变进化，除了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诸种因素的作用外，最深厚的内在原因还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历史稍加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当一定的经济发展把一个新的阶级推上历史舞台，并促使它取得政治统治，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一般说来，商品经济是民主制度孕育的适宜土壤。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大凡成为民主制的摇篮。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最普通的形式就是在近代商品经济迅速崛起的条件下完成的。

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民主的发生首先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当一个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对抗和私有制时，在政治领域中不可能真正建立起大多数人共享的民主制度。如果非要把在阶级对抗和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标榜为“多数人”的民主，充其量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多数人”的民主。因为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当社会中相当多数的人还没有彻底摆脱经济上的奴役和压迫，民主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美妙的神话。因而，马克思主义在致力于建立彻底的人民民主制度时，总是首先强调推翻私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罪恶制度，并认为公有制是全面实现人民民主的最根本的基础，没有这基础，民主就是一句空话。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新型的民主制度，它真正体现了人们所追求向往的民主真谛，实现了多数人的民主。但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并没有结束民主的发展，而仅仅意味着民主在更高质态上的开端。民主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

的时候就愈接近，完全的民主等于没有任何民主。列宁指出，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历史的辩证法所揭示的民主制的必然归宿。马克思主义这种民主观，丝毫没有贬低民主的社会价值，而是为它找到了恰当的历史位置，指明了民主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自从古希腊雅典城邦闪出了第一束民主之光，民主就成了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成了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憧憬和追求的政治理想。它令人神往，也将人们困扰。为了追求它的真谛，探索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许多人耗费了毕生的心血，提出了种种方案和主张，也有许多人产生了谬误，陷入了困惑。近代以来，人们曾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而陶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那种每隔几年换一个名字的所谓民主感到厌倦和失望。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统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学者们煞费苦心地编造了许许多多的民主神话，用五花八门的似是而非的辞藻去美化装饰他们那种具有很大虚假性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周围被笼罩了层层迷雾。马克思主义戳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神话，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拯救了民主的命运，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带来了宽慰和希望。

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它的初始阶段，难免要产生曲折和失误。尤其是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只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传统的国家，民主的发展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阻力。在社会主义民主处于艰难探索之时，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不失时机地利用民主问题往社会主义身上泼脏水，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在民主问题上大作文章，歪曲民主的实质和基本原则，制造思想混乱。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民

主问题作出科学的阐述和论证，廓清迷雾，澄清是非。那么，民主问题就会被搅得混乱不堪，把人们引入迷津，进而造成政治性动乱。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进程中，民主的建设和发展时刻都会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因此，研究社会主义与民主问题，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完善和发展，回击各种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思潮的挑战，已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2.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势力在 民主问题上对社会主义的挑战

民主曾经是近代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用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有关民主原则和精神不断充实和完善，使其完全体现自己的意志，成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又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搬了出来，作为攻击社会主义的一个“法宝”。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终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民主，它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破天荒地第一次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使无产阶级“争得民主”的愿望变成了现实。社会主义给民主赋予了真实的内容，使它获得了真正的生命。这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引起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惊恐不安和刻骨仇恨，他们从其阶级本性出发，必然要诋毁社会主义民主，并千方百计地对它进行破坏和捣乱。自从列宁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先生们，以“民主”的代表和卫士自居，或著书立说，或鼓噪于国际讲坛，或开动其庞大的宣传机器，对社会主义及其民主制度进行拚命的攻击和诬蔑，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民主”，是实行“暴政”的“极权主义统治”，并狂妄地声称，要“矢志不移地”使社会主义国家中“被奴役的人民”获得“解放”，“实现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标”。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恶毒咒骂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同时，还采取各种手段，如新闻媒介、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攻心战”和“宣传战”，进行西方民主及其价值观念的渗透，企图通过一场“思想战争”，达到将社会主义国家引上“民主演变”的道路。对于意识形态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中所能显示出的力量，西方国家的反共领袖们可谓心领神会。从当年的反共“专家”杜勒斯到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界要人，都十分重视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早在50年代杜勒斯就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在进行一场思想战争”^①。尼克松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指出，“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里根1982年6月8日在英国议会作的演讲中声称，在两种制度的较量中，“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他们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是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法宝”，是手中“握着的王牌”，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极有“魅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就等于在“铁幕后面”的土壤里播下了“民主”“自由”的思想种子，有朝一日“会造成对共产党统治的反抗，以至最终推翻这种统治”。

① 参见杜勒斯：《战争或和平》。

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并不是一些只动“嘴”不动“手”的君子。里根在英国议会所作的演说中发出这样的呼吁：为了在“本世纪的其余时期里看到自由和民主的理想逐渐发扬光大，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帮助民主运动”。他不但要求美国带头“对现在势力日益巨大的全球争取民主的运动作出最大贡献”，“举国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发展”，而且还希望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挥“伙伴”作用。他宣称，“自由民主事业在向前挺进途中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就象过去已经把别的扼杀自由、禁止人民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暴君们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一样”^①。里根发出了“推进世界民主化运动”的号召以后，美国政府和一些机构马上行动起来。1983年10月美国国务院召开了关于“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确定和制订促进在共产党政权下发展民主的办法”，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攻势”的“总战略”。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美国政府除了“在行动和言论这两个方面谴责共产党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外，还“需要新的工具、新的力量、新的重点”和“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支持共产党国家民主势力的出现”，以求最终实现“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社会向自由方向发展的可能性”^②。

外因是“演变”的条件，内因是“演变”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为了达到“演变”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制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时，始终没有忘记这些国家内部存在的敌视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势力这个因素。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亲西方势力，收买

① 美国国际交流署伦敦1982年6月8日电。

② 《宣传手册》，1984年第4期。

和扶持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民主人士”和“自由组织”，通过政治上的鼓励支持、经济上的奖励资助，唆使那些“民主分子”去策划社会动乱，制造国家分裂。1984年美国国会根据其1983年通过的“全国争取民主赠款法”成立了以美国国会、劳联——产联等经济政治团体为成员的“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专事所谓“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活动。国会每年给这个组织拨出巨额活动经费。这个基金会把这笔钱用于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势力。“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民主杂志》主编拉里·戴蒙德说，美国在共产党国家进行民主化运动的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扩大自由活动的政治领域，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受权力”，“象波兰团结工会那样成功地进行活动接掌权力”^①。这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抓住国际局势趋于缓和，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出现困难和失误的“历史性时机”，加紧发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攻势。1985年2月，里根发表声明，重申他的“促进民主化运动”的立场，声称美国决心首先“在东欧实现自由”。他说美国“已经作好伟大变迁的准备”，以进行一场“把世界和平和人类自由的美好希望带到我们国界之外的革命”，“促进并捍卫自由与民主，并尽可能向各地传播这些思想”^②。布什上台以后更变本加厉地扬言，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结束两种民主制度之间的“一场历史性较量”。

① 《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第95—96页。

② 《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第67—68页。

1989年底，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西方资产阶级为此而感到欣喜若狂。他们除了采取一些新的扩大“民主战果”的措施外，还采取了一些手段巩固他们认为已经得手的阵地。例如，1990年5月布什宣布向东欧派出“公民民主队”，“加强东欧自由社会的基础”。他在宣布这项计划的同时，还号召美国新一代去“帮助”东欧国家，完成上辈美国人争取东欧“自由”的未竟之业。1990年7月，西方七国在巴黎举行的第16届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份“政治宣言”，公然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去争取恢复西方的价值观念，“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并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自由”作为东西方改善关系，增加对话和合作的基础。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反动势力围绕民主问题向社会主义发出了公开的挑战。面对敌人的叫嚣和咄咄逼人的攻势，我们决不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必须坚决回击来自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挑衅和进攻，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理论，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用科学和真理的力量战胜谬误和反动宣传。

3. 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与民主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取消民主”？社会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民主是社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吗？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这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

会主义存在着原则上的对立和根本的分歧。对于这些对立和分歧，应该加以辨析，不能容许蛊惑人心的谬论流传，将那些善良的人们引入迷途。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研究社会主义与民主问题的目的之一。

早在第二国际后期，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为了表示同科学社会主义誓不两立，把自己的理论纲领归结为“社会民主主义”，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他们批判的矛头不再指向资本主义，而是直接指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以及创建苏维埃政权以后，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势力极力用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伯恩施坦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演说，攻击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他把俄国革命称为“罪恶的尝试”，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生命的“暴力政策”、“沙皇制度”^①。考茨基还专门写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民主与专政》等一系列小册子，集中攻击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他把苏维埃政权说成是在“民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军事、官僚、警察的国家机构”，一个“新的专制政权”^②，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构成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构成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③。

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为了标榜他们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民主”的，强调“民主”对于社会主义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他们又把“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伯

① 《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第545页。

②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第33页。

③ 同上书，第56页。

恩施坦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抛弃事实上已经过时的口号，而毅然决然地按照它今天的本来面目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的姿态出现”^①。考茨基于1927年这样写道：“就象中世纪基督教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今天无产阶级条条道路通向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②这样，“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就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为显著特征流行起来。

无论“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都不是以超阶级的“纯粹民主”、“一般民主”为核心内容，宣扬阶级调和，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限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种思想体系“最主要的是斥责专政和维护民主”，“借谈‘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③。

从伯恩斯坦等人所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可以归纳出这样三点：其一，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民主性，把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动的阶级实行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取消民主”、“践踏民主”的“恐怖专制”和“极权国家”；其二，抹煞民主的阶级性，反对无产阶级使用革命暴力，认为只有经过民主的道路才能通向社会主义；其三，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为只有人人都享有的民主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社会前提。所有这些，显然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

现代民主社会主义是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嬗变而来的。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社会党国际的建立，社会民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12页。

② 转引自费多谢耶夫等：《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第29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717—718页。